

## 第八十五回

心猿妒木母

魔王計吞禪

話說那國王早朝，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啟奏道：「主公，望赦臣等失儀之罪。」國王道：「衆卿禮貌如常，有何失儀？」衆卿道：「主公啊，不知何故，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。」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，下龍牀對羣臣道：「果然不知何故。朕宮中大小人等，一夜也盡沒了頭髮。」君臣們都各汪汪滿淚道：「從此後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。」

王復上龍位，官各立本班。王又道：「有事出班來奏，無事捲簾散朝。」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，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，當階叩頭道：「臣蒙聖旨巡城，夜來獲得賊贓一櫃，白馬一匹。微臣不敢擅專，請旨定奪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連櫃取來。」二臣即退至本衙，點起齊整軍士，將櫃抬出。三賊在內，魂不附體道：「徒弟們，這一到國王前，如何理說？」行者笑道：

「莫嘆我已打點停當了，開演時，他就拜我們爲師哩。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。」八戒道：「但只免殺，就是無量之福，還敢爭競哩！」

說不了，抬至朝外，入五鳳樓，放在丹墀之下。二臣請國王開者，國王即命打開，方揭了蓋，猪八戒就忍不住，往外一跳，唬得那多官胆戰，口不能言。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，沙和尚搬出行李，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，走上前，喘的一聲道：「馬是我的，拿過來！」嚇得那官兒翻筋斗，跌倒在地。

四衆俱立在階中，那國王看見是個和尚，忙下龍牀，宣召三宮妃后，下金鑾寶殿，同羣臣拜問道：「長老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真經的。」國王道：「老師遠來，爲何在這裡受安歇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，不敢明投上國，扮俗人，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。因怕人識破原身，故此在櫃中安歇。不幸被賊偷出，被總兵捉送拏來。今得見陛下龍顏，所謝撥雲見日，望陛下赦放貧僧，海深恩便也！」國王道：「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，朕失迎迓，朕常年有願殺僧者，曾因僧謗了朕，朕許大願，要殺

一萬和尚做圓滿。不期今夜皈依，教朕等爲僧。如今君臣后妃，髮都無了，望老師勿吝高賢，願爲門下。」

八戒聞言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既要拜爲門徒，有何贊見之禮？」國王道：「師若肯從，願將國中財寶獻上。」行者道：「莫說財寶，我和尙是有道之僧。你只把關文倒換了，送我們出城，保你皇圖永固，福壽長臻。」

那國王聽說，卽着光祿寺大排筵宴，君臣同拜爲師。即時倒換關文，求三藏改換國號。行者道：「陛下「法國」之名甚好，但以「滅」字不好；自經我過，可改號「欽法國」，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，風調雨順萬方安。」國王謝了恩，傳旨擺鑾駕，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。君臣們乘善歸真不道。

却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，在馬上欣然道：「悟空，此一法甚善，大有功也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是那裏轉這許多整容匠，連夜剃這許多頭？」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

還。師徒們都笑不合口。

正歡喜處，忽見一座高山阻路。唐僧勒馬道：「徒弟們，你看這面前山勢崔巍，切須仔細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放心放心！保你無事！」三藏道：「休言無事；我見那山有些鬼氣，暴雲飛出，漸覺驚惶，滿身麻木，神思不安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把烏巢禪師的密多心經早已忘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記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雖記得，還有四句頭子，你却忘了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那四句？」行者道：——

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

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我豈不知。若依此四句，千經萬典，也只是修心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心淨孤明獨照，心存萬境皆清。差錯些兒成惰懈，千年萬載不成功。但要一片志誠，雷音只在眼下。似你這般恐懼驚惶，神思不安，大道遠矣，雷音亦遠矣。且莫胡疑，隨我去。」那長老聞言，心神頓爽，萬慮皆休。四衆一同前進，不幾步，到於山上，舉目看時：——

那山真好山，細看色班班；頂上雲飄渺，崖前樹影寒。飛禽浙瀝，走獸兒頑。林內松

千餘，巒頭竹幾竿。吼叫蒼狼奪食，咆哮是餓虎爭餐。野猿長嘯碎鮮果，麋鹿尋  
花上翠嵐。風洒洒，水潺潺。時聞幽鳥語，聞關。幾處蕨蘿牽又扯，滿溪瑤草雜香蘭。  
磷磷怪石，削削峯巒。懸猿成羣劣，獼猴作隊頑。行客正愁多險峻，奈何古道又灣  
環。

師徒們怯怯驚驚，正行之時，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。三藏害怕道：「風起了！」行者道：「春有和風，夏有薰風，秋有金風，冬有新風。四時皆有風，風起怕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這風來得甚急，決然不是天風。」行者道：「自古來，風從地起，雲自由山出。怎麼得個天風？」說不了，又見一陣霧起。那霧真個是——

漠漠連天暗，濛濛匝地昏。日色全無影，鳥聲無處聞。宛然如混沌，彷彿似飛塵。不

見山頭樹，那逢採藥人？

三藏一發心驚道：「悟空，風還未定，如何又這般霧起？」行者道：「且莫忙，請師父下馬，你兄弟二人在此保守，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。」好大聖，把腰一躬，就到半空，用手搭在眉上，

圓睜火眼，向下觀之，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。你看他怎生模樣——

炳炳紋斑多采豔，昂昂雄勢甚抖擻。獠牙出口如鋼鑽，利爪藏蹄似玉鈞。金眼圓

睛禽獸怕，銀鬚倒豎鬼神愁。張狂哮吼施威猛，嘍霧噴風速智謀。

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，在那裏逼法的噴風嘍霧。行者暗笑道：「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。他說不是天風，果然不是，却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。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，這叫做搗蒜打，打便打死了，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。」那行者一生豪傑，再不曉得暗算計人。他道：「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，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。若是八戒有本事，打倒這妖，算他一功；若無手段，被這妖拿去，等我再去救他，纔好出名。」卻又想到：「八戒有些躲懶，不肯出頭，却只是有些口緊，好吃東西。等我哄他一哄，看他怎麼說。」即時落下雲頭，到三藏前。

三藏問道：「悟空，風霧處吉凶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會却明淨了，沒甚風霧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覺到退下雲去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我常時間還看得好，這番却看錯了。我只說風

霧之中恐有妖怪，原來不是。」三藏道：「是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前面不遠，乃是一莊村，村上人家好善，蒸的白米乾飯，白麵饅饅齋僧哩。這些霧，想是那些人家蒸籠之氣——也是積善之處。」

八戒聽說，認了真實，扯過行者，悄悄的道：「哥哥，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吃不多兒，因那菜蔬太鹹了些，不喜多吃。」八戒道：「呸！憑他怎麼鹹，我也儘肚吃他一飽，十分作渴，便回來吃水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吃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我肚裏有些餓了，先要去吃些兒，不知如何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莫題。古書云：『父在，子不得自尊。』師父又在此，誰敢先去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你若不言語，我就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言語，看你怎麼得去。」

那猓子吃嘴的見識偏有，走上前，唱個大喏道：「師父，適纔師兄說，前村裏有人家齋僧。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，便要草要料，却不費事，幸如今風霧明淨，你們且略坐坐，等我去尋些嫩草兒，先喂喂馬，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。」唐僧歡喜道：「好啊！你今日却怎肯這等勤謹，快去快來。」那猓子暗暗笑着便走。行者趕上扯住道：「兄弟，他那裏齋僧，只齋俊的，

不齋醮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等說，又要變化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你變變兒去。」好獸子，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，走到山門裏，捻着訣，念咒呪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矮胖和尚，手裏敲個木魚，口中哼阿哼的，又不曾念經，只哼的是「上大人。」

却說那怪物收風斂霧，誑令羣妖，在於大路口上，擺開一個圈子陣，專等行客。這獸子晦氣，不多時，撞到當中，被羣妖圍住，這個扯住衣服，那個扯着絲襪，推推擁擁，一齊下手。八戒道：「不要扯，等我一家家吃將來。」羣妖道：「和尚，你要吃甚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這裏齋僧，我來吃齋的。」羣妖道：「你想這裏齋僧，不知我這裏專要吃僧。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，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吃哩。你倒還想來吃齋！」八戒聞言，心中害怕，慌報鐘行者道：「這個弼馬溫，其實靈聰，他哄我說是這村裏齋僧，這裏那得村莊人家？那裏齋甚麼僧？却原來是些妖精！」

那獸子被他扯急了，即便現出原身，腰間掣釘鈹，一頓亂築，築迷那些小妖。小妖急跑去



報與老怪道：『大王，禍事了！』老怪道：『有甚禍事？』小妖道：『山前來了一個和尚，且是生得乾淨，我說拿家來蒸他吃，若吃不了，留些兒防天陰，不想他會變化。』老妖道：『變化甚的模樣？』小妖道：『那裏成個人相！長嘴大耳朵，背後又有鬚，雙手輪一根釘，沒頭沒臉的亂築，謊得我們跑回來也。』老怪道：『莫怕，等我去看。』輪着一條鐵杵，走近看時，見獸子果然醜惡，他生得——

確嘴初長三尺零，獠牙暫出賽銀釘。一雙圓眼光如電，兩耳攝風吻吻聲。腦後鬚

長排鐵箭，渾身皮糙癩還青。手中使伴騷騷物，九齒釘耙個個驚。

妖精硬着胆，喝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，叫甚名字？快早說來，饒你性命！』八戒笑道：『我的兒，你也是不認得你豬祖宗哩！』上前來說與你聽——

『巨目獠牙神力大，玉皇陛下我天蓬帥。掌管天河八萬兵，天宮快樂多自在。只因酒醉戲宮娥，那時就把英雄賣。一嘴拱倒斗牛宮，吃了王母靈芝菜。玉皇親打二千鈹，把吾貶下三天界。教吾立志養元神，下方却又爲妖怪。正在高莊善結親，命

低撞着孫兄到，金箍棒下受他降，低頭纔把沙門拜，背馬挑包做夯工，前生少了

唐僧債，鐵脚天蓬本姓豬，法名喚作豬八戒。」

那妖精開言，喝道：「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，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，正要拿他哩。你却撞將來，我肯饒你！不要走！石杵！」八戒道：「孽畜！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！」妖精道：「我怎麼是染博士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染博士，怎麼會使棒搗？」那怪那容分說，近前亂打，他兩個在山凹裏，這一場好殺——

九齒釘耙，一條鐵杵，耙丟解數滾狂風，杵連機謀飛驟雨。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，一個是有罪天蓬扶聖主。性正何愁怪與魔，山高不得金生土。那個杵架猶如鏢出潭，這個耙來却似龍纏浦。喊聲叱咤振山川，吹喝雄威驚地府。兩個英雄各逞能，捨却把神通賭。

八戒長起威風，與妖精厮鬪，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。

却說行者在唐僧背後，忽失聲冷笑。沙僧道：「哥哥冷笑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豬八戒真個獸呀！聽見說齋僧，就被我哄去了。這早晚還不見回來，若是一頓飽打退妖精，你看他得勝而回，爭嚷功果；若戰他不過，被他拿去，却是我的晦氣。」——背前面後，不知罵了多少驢馬溫哩！悟淨，你休言語，等我去看看。」好大聖，他也不使長老知道，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做本身模樣，陪着沙僧，隨着長老。他的真身出個神，跳在空中觀看，但見那獸子被怪圍繞，釘耙勢亂，漸漸的難敵。行者忍不住，按落雲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八戒不要忙，老孫來了！」

那獸子聽得是行者聲音，仗着勢，愈長威風，一頓飽，向前亂築。那妖精抵敵不住，道：「這和尚先前不濟，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兒，不可欺負我！我家裏人來也！」一發向前，沒頭沒臉築去。那妖精抵架不住，領羣妖敗陣去了。行者見妖精敗去，他就不曾近前，撥轉雲頭，竟回本處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長老的肉眼凡胎，那裏認得。

不一時，獸子得勝，也自轉來，累得那粘涎鼻涕，白沫生生，氣喘吁吁的，走將來，叫聲「師

父！長老見了，驚訝道：「八戒，你去打馬草的，怎麼這般狼狽回來？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，不容你打草麼？」猓子放下鎗，擡腳道：「師父莫要問！說起來就活活養殺人！」長老道：「爲甚麼養來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捉弄我！他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，沒甚兇兆，是一莊村人家好善，蒸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的，我就當真，想着肚內餓了，先去乞些兒，假倚打草爲名，豈知若干妖怪，把我圍了，苦戰了這一會，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，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！」行者在一旁笑道：「這猓子胡說！你若做了賊，就禁上一牢人，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，何曾側睚？」長老道：「是啊，悟空不曾誑我。」

那猓子跳着嚷道：「師父你不曉得！他有替身！」長老道：「悟空端的可有替麼？」行者瞞不過，躬身笑道：「是有個把小妖兒，他不敢惹我們——八戒，你過來，一發照顧你照顧。我們既保師父，走過險峻山路，就似行軍的一般。」八戒道：「行軍便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做個開路將軍，在前开路，那妖精不來使障，若來時，你與他賭鬪，打倒妖精，算你的功果。」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，却說：「我就死在他手內也罷，等我先走！」行者笑道：「這猓子

先說晦氣話，怎麼得長進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知道『公子登筵，不醉即飽；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』。先說句錯話兒，後便有威風。」行者歡喜，即忙背了馬，請師父騎上，沙僧挑着行李相隨，八戒一路入山不題。

却說那妖精，幾個敗殘的小妖，竟回本洞，高坐在那石崖上，默默無言。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，都上前問道：「大王常時出去，喜喜歡歡回來，今日如何煩惱？」老妖道：「小的們，我往常出洞巡山，不管那裏的人與獸，定撈幾個來家，養膽汝等；今日造化低，撞見一個對頭。」小妖問：「是那個對頭？」老妖道：「是一個和尚，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，名喚豬八戒。我被他一頓釘耙，把我築得敗下陣來，好惱啊！我這一向，常聞得人說，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可以延壽長生。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，正好拿住他蒸吃，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！」

說不了，班部裏中閃上一個小妖，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，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。

老妖喝道：「你又哭又笑，何也？」小妖跪下道：「大王纔說要吃唐僧，唐僧的肉不中吃。」老妖道：「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，與天同壽，怎麼說他不中吃？」小妖道：「若是中吃，也到不得這裏，別處妖精，也都吃了。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。」老妖道：「你知那三個？」小妖道：「他大徒弟是孫行者，三徒弟是沙和尚，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。」老妖道：「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？」小妖道：「也差不多。」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？」小妖吐舌道：「不敢說！那孫行者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他五百年前曾大闢天宮，上方二十八宿，九曜星官，十二元辰，五卿四相，東西星斗，南北二神，五嶽四瀆，普天神將，也不會惹得他過，你怎敢要吃唐僧？」

老妖道：「你怎麼知得他這等詳細？」小妖道：「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，那大王不知好歹，要吃唐僧，被孫行者便一條金箍棒，打進門來，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，都斷么絕六，還虧我有些見識，從後門走了，來到此處，蒙大王收留，故此知他手段。」老妖聽言，大驚失色，這正是「大將軍怕讖語」，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，安得不驚？

正都在悚懼之際，又一個小妖上前道：「大王莫惱，莫怕，常言道：『事從緩來。』若是

吃唐僧，等我定個計策拿他。」老妖道：「你有什么計？」小妖道：「我有個『分瓣梅花計。』」老妖道：「怎麼叫做『分瓣梅花計。』？」小妖道：「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，點將起來，千中選二百，百中選十，十中只選三個，須是有能幹，會變化的，都變做大王的模樣，頂大王之盔，貫大王之甲，執大王之杵，三處埋伏。先看一個戰豬八戒，再看一個戰孫行者，再看一個戰沙和尚，看着三個小妖，調開他弟兄三個，大王却在半空，伸下金囊手去捉這唐僧，就如『探囊取物』，就如『魚水盆內擒蒼蠅』，有何難哉？」

老妖聞此言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此計絕妙！絕妙！這一去，拿不得唐僧便罷，若是拿了唐僧，決不輕你，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。」小妖叩頭謝恩，叫點妖怪，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，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，俱變做老妖，各執鐵杵，埋伏等待唐僧不題。

却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，相隨八戒上大路，行幾多時，只見那路旁邊撲落的一聲響，跳出一個小妖，奔向邊裏，捉住長老孫行者，叫道：「八戒妖精來了，何不動手？」那妖子不認

異假，掣釘鉗趕上亂築。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。他兩個一往，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，又見那草科裏響一聲，又跳出個怪來，就奔唐僧。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好了！八戒的眼拙，放那妖精來拿你，且等老孫打他去！」急掣棒迎上前，喝道：「那裏去！看棒！」那妖精更不打話，舉杵來迎他。

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沖，正相持處，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，又跳出個妖精來，竟奔唐僧。沙僧見了，大驚道：「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，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！你坐在馬上，等老沙拿他去！」這和尚也不分好歹，即掣杖，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，恨苦相持。嗚吟喝喝，亂嚷亂鬧，漸漸的寫遠。那老怪在半空中，見唐僧獨坐馬上，伸下五爪鋼鈎，把唐僧一把捉住。那師父丟了馬，脫了鎧，被妖精一陣風竟攝去了。可憐！這正是一禪性遭魔難正果，江流又遇苦災星！

老妖按下風頭，把唐僧拿到洞內，叫：「先鋒！」那定計的小妖，上前跪倒，口中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老妖道：「何出此言？大將軍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，拿了唐僧，



討你爲前部先鋒。今日你果妙計成功，豈可失信於你？你可把唐僧拿來，着小的們挑水刷鍋，搬柴燒火，把他蒸一蒸，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，以圖延壽長生也。」先鋒道：「大王，且不可吃。」老怪道：「既拿來，怎麼不可吃？」先鋒道：「大王吃了他，不打緊，豬八戒也做得人情，沙和尚也做得人情，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。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，他也不來和我們鬪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擡，搗個窟窿，連山都搗倒了，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。」

老怪道：「先鋒，憑你有何高見？」先鋒道：「依着我，把唐僧送在後園，綁在樹上，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；一則圖他裏面乾淨；二則等他三人不來門前尋找，打聽得他們回去了，我們却把他拿出來，自在在的受用，却不是好？」老怪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先鋒說得有理。」一聲號令，把唐僧拿入後園，一條繩綁在樹上。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。你看那長老苦捫着繩纏索，綁緊縛牢拴，止不住腮邊流淚，叫道：「徒弟呀！你們在那山中擒怪，甚路裏趕妖？我被潑魔捉來，此處受災，何日有會痛殺我也！」

正自兩淚交流，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：「長老，你也進來了！」長老正了性道：「你是

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本山中的樵子，被那山主前日拿來，綁在此間，今已三日，算計要吃我哩。」長老滴淚道：「樵夫啊，你死只是一身，無甚掛礙，我却死得不甚乾淨。」樵子道：「長老，你是個出家人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子，死便死了，有甚麼不乾淨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，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，取真經，要超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。今若喪了性命，可不盼殺那君王，孤負那臣子，那枉死城中，無限的冤魂，却不大失所望，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，盡化作風塵，這却怎麼得乾淨也？」

樵子聞言，眼中墮淚道：「長老，你死也只如此，我死又更傷情。我自幼失父，與母懸居，更無家業，止靠著打柴爲生。老母今年八十三歲，只我一人奉養。倘若身喪，誰與他埋屍送老？苦哉，苦哉！痛殺我也！」長老聞言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山人尚有思親意，空教貧僧會念經。事君事親，皆同一理，你爲親恩，我爲君恩。」正是那一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」

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，却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，急回來路旁邊，不見了師父，止

存白馬，行盡，慌得他牽馬挑擔，向山頭找尋。咦！正是那——

有難的江流專遇難，降魔的大聖亦遭魔。  
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